



黄永玉画作《凤凰涅槃》

到底龙配凤 还是凤求凰

很多人认为，龙代表男性，凤代表女性，而且龙和凤往往并称，比如“龙凤呈祥”“龙凤呈祥”“攀龙附凤”……可是，不也有“凤求凰”这种说法吗？到底哪个才是官配？我们还认为，凤凰会浴火重生，这真的对吗？

□韩泉扬

凤凰其实不涅槃

20世纪80年代，画家黄永玉先生创作了一幅“凤凰涅槃”国画，要作为国礼赠送外国。

当他受命写这幅画的文字说明时，遇到了麻烦：故事明明耳熟能详，但翻遍辞典、问遍宗教协会，竟然找不到任何对“凤凰涅槃”这四个字的记载！

黄永玉焦头烂额，最后只好场外求助：打电话给博学的钱钟书先生。钱钟书一听就笑了：“这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，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，你哪里找去？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倒是有的，是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故事。”

当年，中国学者郭沫若读到西方不死鸟的故事，大发感慨，赋诗《凤凰涅槃》一首，并在序言中写道：西方古代神鸟“菲尼克斯”，五百年集香木自焚，由此获得永生，这就是中国的凤凰，因为古籍中说过：“凤凰火精，生丹穴。”

“涅槃”本是佛教术语，大意是指修行者在消灭了自身一切烦恼痛苦，斩断世间一切因缘之后，得以跳出生死轮回，升华成一种全新的形态（成佛）。在郭沫若看来，神鸟浴火，获得永生，就是这样的升华。

但其实，浴火重生的设定只属于不死鸟，中国本土凤凰可没有这一说。再者，不死鸟是老死与新生不断轮回，并未“升华”，与佛教的“涅槃”也不是一回事儿。

所以，这其实是郭沫若将“凤凰”、“不死鸟”和“涅槃”三个不同概念糅在一起，发明了一个新词儿！不料影响巨大，“凤凰涅槃”深入人心，各种文艺作品对这个设定趋之若鹜，百般演绎。久而久之，人人以为“凤凰涅槃”就是中国的古老神话——连黄永玉都中了招。

中国凤凰进化史

那么原汁原味的中国凤凰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

▲中国传统的龙凤呈祥图案

凤与龙一样，都是我国最古老的图腾，商周时就已出现。原始部落的先民，将大自然中的鸟化为或写实、或抽象的图案，装饰在陶器、玉器上，又加以变形夸张，造出种种“神鸟”，那就是凤鸟纹的雏形。

商朝合并诸多部落之后，图腾融汇整合，“原龙纹”碰撞出真正的龙，各种神鸟也汇集为真正的凤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凤，就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凤形艺术品之一。

西周兴起时，传说“凤鸣岐山”。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，也有大量凤鸟形象，可见周人对凤的喜爱崇拜。西周文物上的凤鸟，头冠、尾羽、体形，都与现实中的雉类颇为相似，古人见到斑斓华美的雉鸡，便在对凤的想象中，加入了眼见的元素。而这种“取材”，直接影响了后来凤凰的造型设定。

《山海经》成书于秦汉，但记载的多是先秦传说。书中有一处说凤鸟、凰鸟、鸾鸟都是五彩鸟的别名，另一处则直接用了“凤凰”一词，说此鸟出自丹穴之山，长得像鸡，能歌善舞，羽毛有五色纹彩。这些描述，跟现实中的红腹锦鸡简直完全吻合。

不过凤凰更厉害的是，身体各部位花纹还分别像不同的汉字：“首文曰德，翼文曰义，背文曰礼，膺文曰仁，腹文曰信。”——简直是个活体道德标语。因此这种鸟没什么别的神通，就是十分吉祥，“见则天下安宁。”史书中凡是有道明君、太平盛世时，往往都要记一笔凤凰出现的祥瑞。

三国两晋时期的书中，继续细化凤凰的特征：鸡喙、燕颌、虎背、鳖腹、鹤颈、鱼尾、骊翼……混搭之后，凤凰便不会再跟雉鸡撞脸，而是货真价实的神兽了。

凤凰和龙凤，谁是官配

大致在秦汉时期，神鸟凤凰产生了性别，名字也被拆开用：凤是雄鸟，凰是雌鸟。汉代才子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，相传就作了一首《凤求凰》。

同一物种分出雌雄，内部消化，这个思路挺正常。然而，在凤与凰之外，另有一条龙与凤的暗线，毕竟龙、凤图腾的发展经过相似，又都是祥瑞神兽，早已眉目传情，汉代许多玉佩上，就常常是龙凤成组出现。两个组合的竞争一直持续到隋唐，龙配凤越来越流行，渐渐压过了凤配凰。

然而直到此时，凤凰的“性别”还未确定。本来，原始部落的鸟图腾多与太阳崇拜有关，早期凤图腾也不例外，当文人士大夫以凤凰自比时，往往仍取其阳刚、光明之意。但此时的龙已象征帝王，自然是阳性的，所以凤凰只要跟龙搭配，就不得不变成个属性，以示阴阳调和。

所以在韩愈等人的作品中，凤凰又代表妃嫔公主等女子。到了宋代，“龙凤呈祥”逐渐成为宫廷艺术中的常客，元明以降，龙凤彻底被包装成皇帝、后妃的象征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皇家logo，这便算是给凤凰确定了性别。

据“博物”公众号

中国素有“礼仪之邦”称谓，如何真诚又不失优雅、含蓄又恰如其分地道歉，是一门“艺术”。

不如让我们一起瞧瞧古人如何表达歉意，探一探道歉的学问。

□薇薇安

写诗、拱手、哄一哄

古人道歉也分轻重。若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，最好的方式便是摆弄点诗文，既显得通情达理，又不会伤害彼此的关系，令双方陷入尴尬之地。

比如，在情场的你一定遇到过类似的烦恼：又有不喜欢的人向我表白了，怎么办？这时候，发张好人卡，显得太虚伪，若直接拒绝，又怕落个无情的名声。其实，最好的方式，古人早已告知我们了。唐代张籍的《节妇吟》，可以说将“婉拒”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：

君知妾有夫，赠妾双明珠。
感君缠绵意，系在红罗襦。
妾家高楼连苑起，
良人执戟明光里。
知君用心如日月，
事夫誓拟同生死。
还君明珠双泪垂，
恨不相逢未嫁时。

张籍这首诗原是“寄东平李司空”，李司空是当时藩镇的节度使，因听闻张籍的才名，有意拉拢他做幕僚。

然而张籍不满藩镇割据，又不敢公然得罪李司空，便借以这首诗表明自己的立场。虽说是一首政治讽喻诗，但用在男女关系上，也是巧妙得当。

女子是有夫之妇，却收到了一串“双明珠”。不用说，肯定是哪位暗恋的男子赠予，意为“双宿双飞”。

女子一看便知其意，但她并没有立即严厉地拒绝，或斥责男子的逾越，而是小心地将礼物收下，系在红罗襦上，表示对这份情意的珍重。

接着，她化缠绵为郑重，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：我身处闺阁，丈夫正在沙场的刀光剑影杀敌，虽然我知道您的情谊有如日月般光明正大，但我早已与夫君立下同生共死的盟约。

言外之意，便是我不能答应你的表白。

一方面，女子如诉衷肠，尽力地安慰男子，表达自己的歉意，希望得到谅解。

另一方面，女子又在字字句句透露出她身份的尊贵以向男子施压：丈夫是天子护卫，住在高楼别苑，二人感情甚好……

此番话一说完，女子再次柔肠四起，含着泪将那一对明珠交还于男子，以示自己“事夫誓拟同生死”的决心。

万般的歉意之中，她以一句“恨不相逢未嫁时”斩断情丝。无情之中，饱含深情，深情之中，又充满决绝。

这首《节妇吟》荡气回肠，其中的情感一波三折，读来无不让人动容。相信，世间男子若是能收到这样一封拒绝书，定然不会怀恨在心，反而会深深祝福，坦然转身。

再说老夫妻。老夫老妻之间，拌个嘴、吵个架是常有的事。不过，吵完之后怎么和好，真是难煞人。无论哪一方先低头认错，都拉不下这个脸。这时该怎么办呢？《三国志·魏书·后妃传》中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：

后太祖就见之，夫人方织，外人传云“公至”，夫人踞机如故。太祖到，抚其背曰：“顾我共载归乎！”夫人不顾，又不语。太祖却行，立于户外，复云：“得无尚可邪！”遂不应，太祖曰：“真诀矣。”遂与绝，欲其家嫁之，其家不敢。

丁夫人是曹操的正室，史料中记载她无子，一直将另一位早逝的刘夫人的儿子曹昂视如己出。

本来，夫妻和睦，儿子孝顺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建安二年，曹昂随父出征，讨伐张绣。原本张绣已经投降，但曹操竟勾搭了张绣叔叔张济的妻子，导致张绣复叛，对曹军突然袭击。曹操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撤退时曹昂不幸战死。

丁夫人闻讯后，悲痛欲绝，每日哭闹不止。曹操一气之下，将丁夫人遣回娘家。可是没过多久，曹操就后悔了。往日的种种恩爱浮现在眼前，加上儿子的惨死，曹操愈觉一个人凄楚万分。可是堂堂

男子汉，在敌人面前尚且宁死不屈，怎会向一介女流服软呢？

嘴上说不愿意，身体却很诚实。这不，曹操已经地向丁夫人的娘家出发了。

刚到丁夫人处，就有人通报。丁夫人假装没有听到，继续若无其事地织布。曹操看丁夫人没有回应，知道对方的气还没消，便小心翼翼地走到丁夫人的面前，轻声地呼唤她的名字。

见丁夫人还是没反应，七尺男儿只得放下脸面，用手抚摸着丁夫人的背，哀求着：“宝贝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”

然而，无论曹操怎么哄，丁夫人就是无动于衷。无奈，曹操一挥手，愤然离去。但走到门口，又忍不住回头望了丁夫人一眼，丁夫人还是没有抬头。曹操立在门口，追悔莫及地嘟囔了一句：这次真的要分了……黯然离开。

曹操和丁夫人最后以离婚收场。也许丧子之痛对于丁夫人来说，是无法愈合的一道伤口。两人无法冰释前嫌。但无论如何，一向在世人眼里龙骧虎步的曹操，为我们演绎了一回铁血汉子式的柔情。而有时候，亲密的关系之中，恰恰缺的就是这一份柔情。

曹操“抚背”这一动作，带有“致歉”的意味。当语言不足以传递心意时，配合一些肢体动作，也能锦上添花。

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，“拱手”一般作为相见礼。行礼时，双手互握合于胸前。若为丧事行拱手礼，则正好相反。但是，“拱手”也有表达歉意的意思。

易宗夔《新世说·轻诋》中有一段话：“越日，续又谒胡，胡一见即拱手道歉。”这里的“拱手道歉”，就是一个例子。

免冠、徒跣、肉袒

面对生活中的小摩擦，古人们的致歉方式相对柔和。但牵扯到社稷、君王，那么，代价便更大，甚至会连累“皮肉受苦”。

《战国策·齐策六》中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

齐国有个叫貂勃的人，喜欢在背后诋毁国相田单。田单得知，不但没有生气，还觉得对方是个正直之人，将他推荐给了齐襄王。一日，齐襄王派貂勃出使楚国，有人借机挑拨，说貂勃在楚国受到楚王高规格的接待，是仗着田单撑腰，并污蔑田单笊络百姓，勾结诸侯，心怀不轨。

齐襄王听了，心中不快，便命田单立即进宫。田单知道自己触犯了天威，必须以最大诚意向君王道歉请罪。于是他“免冠徒跣肉袒而进，退而请死罪”。田单摘下帽子、脱下鞋子、袒露着上身，诚惶诚恐地觐见齐襄王，听候他的处置。

在古代，“免冠、徒跣、肉袒”是大臣向皇帝请罪的仪式。古人讲究衣冠整齐，方为得体、自尊，而免冠、徒跣、肉袒，则是衣衫不整，表示自贬，降低自己的身份，祈求对方开恩和原谅。

许多史书中都有相关的记载。《汉书·霍光传》中，西汉大将军霍光被燕王等诬陷，霍光进宫向汉武帝请罪，一见到汉武帝便立即“免冠顿首谢”。

唐代韩愈的《毛颖传》中“后因进见，上将有任使拂拭之，因免冠谢”，毛颖因谒见时上拂拭擦弄了他一下，立即脱帽谢罪，以及清代陈梦雷的《绝交书》中的“免冠引咎，积诚动天”等。

最著名的要数“负荆请罪”。据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记载，廉颇为了向蔺相如道歉，不仅褪去了上衣，还背负上荆条。荆棘刺进肉里流出鲜血，表现出廉颇致歉的诚心以及深刻的悔过之意。

现代人当然不必用如此“血腥”的方式，但是，古人们在面对错误时的谦卑，知错就改的品德，以及道歉时的用心良苦，却仍是值得学习的。

据“博物馆 | 看展览”公众号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马纯潇 组版：刘燕